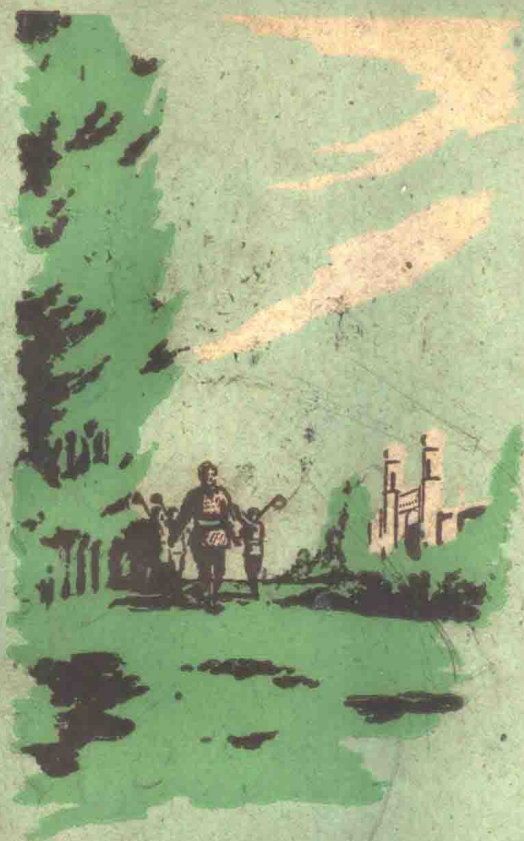




王玉胡、范一平、凌頌純 著
权寬浮、尤素夫·赫捷耶夫

綠洲凱歌

中国电影出版社

48

5

电影文学剧本

綠洲凱歌

王玉胡、范一平、凌頌純
权寬浮、尤素夫、赫捷耶夫 著

中國電影出版社

1960·北京

綠洲凱歌

王玉胡、范一平、凌頌純
权寬浮、尤素夫·赫捷耶夫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便门金便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29号

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frac{1}{8}$ · 字数: 55,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1·29 印数: 1-14,000册

定价: 0.31元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反映維吾尔族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电影剧本。作者在这个剧本中描繪了一幅壯闊激蕩的边疆生活图景；描繪了解放几年后已建立起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維吾尔族农村中一場重大严重的阶级斗争；揭示了众多的不同阶层的人物在这场斗争中的激烈冲突和变化；表现了維吾尔族人民向社会主义闊步前进的雄姿。

故事主要环绕着坚决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綠洲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巴拉提和想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托呼地一家的斗争而展开的。托呼地原来的二媳妇阿衣木罕——合作社妇女生产队长——是在整个故事中一直处在一系列尖锐矛盾中的一个正面人物。她开始就不同意托呼地一家人入社心不入社，拖下社里活私自非法图利的資本主义思想。虽然她一再受到丈夫奴尔丁的毆打、恐吓，但她坚决揭发了托呼地和奴尔丁等趁青黄不接季节欺騙社里，暗中到外地偷运回粮食高价出售的非法勾当，当托呼地一家受到反革命分子挑拨想将已入社的果树果子自收，并进一步糾合少数落后群众打开仓库鬧退社时，阿衣木罕坚决捍卫合作社的利益，在捍卫仓库时被奴尔丁打伤。最后她終于和奴尔丁离婚，并被組織送往訓練班学习。奴尔丁則墮落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他在企图行刺巴拉提时被捕。作者在表现維吾尔族人民向社会主义闊步前进的雄姿时，将阿衣木罕这种新型的、令人敬爱的妇女形象和像奴尔丁这类个别死抱資本主义不放的人的命运作了鮮明对比。这场斗争中，巴拉提锻炼得更果斷、坚决。托呼地家中留下的人也起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春天，霞光灿烂的早晨。

雁群从南方飞来，掠过天山南部广阔的荒原和绿洲般的村落，向戴着雪冠的天山飞去。

远远传来歌声：

天上的鸿雁低低地飞啊，

看看我们花园般的农村；

随着歌声，一个位于天山南麓的维吾尔村庄出现在我们眼前——错落不齐的泥黄色的土屋和墙垣，几乎全都遮隐在白杨树绿荫和果园的花枝里，只有礼拜寺的圆形屋顶高高地立在绿荫之上。村庄旁边的农田也呈现绿色，间或有一些与礼拜寺的圆形屋顶相似的“供巴斯”（陵墓）夹杂其中；远方的大路上，一列影影绰绰的骆驼在徐徐行进。

天上的鸿雁低低地飞啊，

请你给毛主席带个喜讯。

这是该村农业合作社主任巴拉提的歌声，他现在正从村边的大路上朝我们走来。他一面唱着，一面仰视

着陆续飞过的雁群——雁群远去了，可是那银笛般的雁鸣，仍在彩霞绚烂的天空回荡。

白杨树生长在大路两旁，
合作社建立在我们村庄；
白杨树有水才能生长，
共产党的好处永远不忘。

歌声中，我们看到了一条宽阔平坦但有些弯曲的大道。大道两旁白杨参天，渠水清彻。巴拉提沿着这条大路走着，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三十几岁的人。他也像目前维吾尔农村一般社干部一样，身穿蓝布制服，但腰间仍束了本民族普通农民们常束的布腰带，脚踏长筒皮靴，头戴小花帽，并且有点过早地在上嘴唇上留了一线小胡子。他一面唱一面环顾着路边的白杨树，环顾着奔向田野的男女社员们，就像问候着这美好的春天，恭贺着这崭新的生活。当他唱到共产党的时候，他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这时，数十步开外的渠岸上，恰好有两个苗条少女正弯腰汲水。她们灌满了水，便一手提着水筒，一手扯起水红裙子，轻盈地走开了。

姑娘的背影仿佛触动了巴拉提的心绪，勾起他某种联想，于是他又重复着歌词的最后两句：

白杨树有水才能生长，

共产党的好处永生不忘。

显得有些冷清的街心，几个纏了白头布的老年人，从一座礼拜寺里走出来，他們是做完早晨的祈禱准备回家的。

步入街心的巴拉提与这些老年人相遇了。

“薩拉姆里空！”巴拉提向老年人施礼問安，接着便走进一个高大的拱門。門前挂有标写着“綠洲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木牌子，拱門兩側画有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壁画。

拱門內，是一座寬闊幽深的大院落，其中有別致的楼房和果园，有水磨、馬廄、庫房、油坊和一些低矮的土屋。这是当年一个大地主的宅院，現在全部成了社的财产，只有那楼房的底层住着一个年老的飼养員阿西木。

現在，这个阿西木老汉正在馬廄里細心地喂着馬。

“阿西木大叔！”传来一个人的喊声。

阿西木轉过身——他已是年过六十、鬚髮花白的人了，由于眼睛有点昏花，看人的时候总是先眯起眼睛，像瞄准似的凝視着对方。現在，他照例眯起眼睛向对方凝視了一陣。

“是你呀，巴拉提主任！”阿西木的声音宏大，脸色开朗，一看就知道是个心胸开闊的人。

“到坎井上去的馬喂好了沒有？”巴拉提說着走到阿

西木身边。

“那还用問嗎？瞧！”阿西木說着向跟前的几匹馬指了指，“等的都有些不耐煩了。”

这几匹馬真的就像主人說的那樣，正在有些煩躁地低声嘶鳴，搖頭晃腦，并时而用前蹄搗着地面。

巴拉提笑了，說：“阿西木大叔，要是人們都能像你这么勤快，我看用不了多久，咱們社就会富起来的。”

“难道現在还不富嗎？瞧，这有多大的家业！”阿西木自豪地指着馬廄里成群的牲畜和庫房旁边的車輛和农具，接着又向巴拉提說：“想想看！还有誰能比得上你这个大財主啊！”

“我的天！大財主，我成了大財主了？”巴拉提故作驚訝地摸了摸后腦勺，順勢把头上的小花帽向前額上推了推。

“那还有什么不敢当的？衣襟变衣領，衣領变衣襟。（穷汉变財主，財主变穷汉的意思。）这就叫大翻身！”

这时，从靠近馬廄的一間破烂不堪的小土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已有五十几岁，面孔削瘦，衣着寒酸。这就是这个高宅大院的旧主人，当年有名的大地主玉拉晋伯克。他仿佛听到了阿西木的話，神情有些狼狽，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朝巴拉提和阿西木走过来，并且老远地就堆起笑臉，向巴拉提施礼問安：“薩拉姆里空！”接着，便灰溜溜地走开了。

巴拉提和阿西木目送着玉拉晋的背影，等他走出太

門以後，兩個人不由得大笑起來。

“瞧！難道這還不是大翻身嗎？想想看，當年這個玉拉音地主多神氣！就連外鄉人走過他的大門時，老遠地就得下馬，不管有人沒人，都得彎腰施禮，說聲‘薩拉姆里空！’再想想咱們給他當長工的時候，整天提心吊膽地看他的眼色行事。可是現在，瞧！咱們給他喂馬的房子他住了，他住的房子咱們住了，見了面還得向咱們施禮問安，難道這不是……”

“大翻身！”巴拉提代替阿西木說着最後幾個字，兩人又大笑起來。

“阿西木哥，說是說，笑是笑，可也不能太小看他了；棉花里的刺可是扎人不見血啊！好了，把馬給我吧，要想真正翻身，還得向土地去奪取，土地是財富的根子。”

阿西木從馬圈里拉出三匹駿馬，交給巴拉提。

巴拉提正要走開，一個女人從樓下的房門里走出來，巴拉提不由得向這個女人看一眼，問阿西木道：“怎麼，阿衣木罕又住在你这兒了？”

阿西木的臉色陰沉下來，嘆息着說：“不順心啊！……”

這個女人是阿西木的大女兒阿衣木罕，三十歲左右，身材苗條勻稱，衣着朴素大方，她默默地向前走着，象是有某種愁悶壓在心头。

“姐姐！姐姐！……”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從屋裏追了出來，把一個小包袱交給阿衣木罕。這姑娘是阿西本

的小女儿艾夏木罕。阿衣木罕接过小包袱，顺势抚了抚妹妹的肩膀，朝巴拉提和父亲走来。

阿衣木罕在巴拉提和父亲跟前站住了，她还没说话就先垂下了她那长长的黑睫毛；黑睫毛就像一弯阴影遮住了她那充满忧郁的大眼睛。这时，我们看得十分清晰，这是一个深沉、文静、一看就讨人同情和爱怜的女人；她虽然已经接近了中年，那忧郁的神色也像黑面纱一样笼罩着她的脸，可是，她仍然显得很年轻，很美丽。

“巴拉提哥，还是把我这个队长换了吧。”阿衣木罕低头说着，就好像跟自己说话似的。

“为什么？”巴拉提不摸头脑地问。

不等阿衣木罕回答，阿西木便有些激愤地说：“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她那不讲理的公婆和丈夫！唉，说来也怪我瞎了眼睛，当初……”

“爸爸，不要再提那些事了。”阿衣木罕打断了父亲的话，流露着难言的痛苦。

巴拉提仿佛完全能够体会到阿衣木罕内心的一切，他同情地望着她，沉吟着说：“队长还是干下去，你的难处大伙也都知道，可是大伙还是选了你；还有什么比大伙的信任更宝贵呢？”

“这个我知道，可是……”

阿衣木罕还没说完，巴拉提便说：“我看就不要再提什么了，就是我答应了，大伙也不会答应的，特别是姑娘们。对吧，艾夏木罕？”

艾夏木罕点了点头。

阿衣木罕再沒有坚持己見，只是輕輕地叹了口气。

“走吧，一道走吧。”巴拉提說着拉了駿馬，同阿衣木罕向大門走去。

阿西木和艾夏木罕一直目送着他們的背影。當他們快要走出大門的時候，艾夏木罕不由得說：“當初我姐姐嫁了巴拉提哥多好！”

阿西木用責備的目光看小女兒一眼，說道：“別瞎說，他們都是有家小的人了。”

一條渠岸上的小路上，巴拉提和阿衣木罕默默地走着，好像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田野里，几架馬拉播种机正在忙碌地工作。

渠道两岸的果园，鮮花盛开。

百灵鳥从头上掠过，留下了婉轉的歌声。

百灵鳥的歌声仿佛打断了阿衣木罕的思路，她揚起头向周围环顾了一下，眼前这一片明媚的春色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她不由得輕輕噓了口气，象是驅散內心的愁悶，接着便有一絲不易觉察的微笑在唇边浮現了。她看看仍在沉思的巴拉提和跟在他身后的三匹駿馬，說道：“巴拉提哥，人們都說馬是男人的翅膀，男人是女人的翅膀，這話對嗎？”

巴拉提不摸头脑地看她一眼，笑道：“你怎么忽然想起这句话来了？”

阿衣木罕也不由得笑了，微微搖着头說：“不知道……，不过我总在想，难道女人离开男人真的就不能飞嗎？”

“怎么不能呢？現在又不是旧社会。”

这句话仿佛正是阿衣木罕所期待的，她有些激动地、好象质问巴拉提似的說：“那么，为什么不能让我离开他們？”

巴拉提这才最后弄清了阿衣木罕的真意。他迟疑了一会儿，說：“怎么跟你說呢？要是我們真的同意你离婚的話，立时就会有几車子閑話出来；什么当了干部看不起丈夫了，当了干部不要家了……。唉！这些該死的旧脑筋，你硬是对他没办法，迁就不是，不迁就也不是！”

阿衣木罕长长地叹口气，再不吭声了。

沉默又成了他們行进中的伙伴……

他們走到一座磨坊的背后，一棵粗大怪异的古柳像桥一样弯倒在水渠上。周围浓蔭密布，异常幽靜。阿衣木罕望着这棵古柳站住了。

巴拉提不由得看看阿衣木罕，又看看那棵古柳，笑道：“你还記得这个地方。”

阿衣木罕仿佛沒听到巴拉提的話，她一直沉思地凝視着那棵古柳，看得出神了。

十几年前的情景浮現在阿衣木罕的眼前：

就在这棵弯倒的古柳旁边，十七八岁的阿衣木罕正弯腰洗着衣服。忽然，一块石头落在渠水里，激起的水花濺了她一臉。她奇怪地扭轉头，原来是巴拉提——他

正望着她嘿嘿地傻笑。

阿衣木罕敏捷地跳起来，向巴拉提追去。巴拉提撒腿跑开，奔向盛开着鲜花的果园深处。

阿衣木罕在果园的花丛中追逐着巴拉提。等阿衣木罕快要追上的时候，巴拉提便围着一棵果树轉圈儿，随后猛地反轉身来，用他那强壮的双臂把阿衣木罕連同那棵果树一下子围抱在怀里。

繽紛的落花，紅雨般地抛散在这对年轻人的身上。

.....

現在，阿衣木罕又回到現實中来了，摆在她眼前的仍是那棵弯倒的古柳。

巴拉提望着仍在出神的阿衣木罕，又笑道：“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現在想起来真有些好笑。”

“好笑嗎？”阿衣木罕多少帶一点嘲諷的口吻說着，随后又像替自己解嘲似的輕輕笑了一声，說：“人的命运就像猜謎似的，你想向东走，它偏偏朝西走去。”

巴拉提爽朗地笑了，說：“命运？你真相信这个？”

阿衣木罕也勉強笑了，半真半假地說：“相信，說不定我还真会去請教算卦先生呢。”

又是巴拉提爽朗的笑声。

他們又向前走。

眼前出現一条岔路，巴拉提站住說道：“我到坎井上去了。”說着，跳上一匹駿馬，拉了另外两匹，沿着岔路飞奔而去。

阿衣木罕深情地望着巴拉提纵马飞驰的背影，直到巴拉提消逝在田野的树荫里。

一个中等人家的院落，住宅前面是一片菜地，菜地旁边是一片果园。这是阿衣木罕婆家的院落。她的公公托乎地正在槽头喂着毛驴。

阿衣木罕走进院子，向托乎地问着：“爸爸，你好。”托乎地冷淡地看阿衣木罕一眼，没吭声，照旧喂他的毛驴。阿衣木罕低头向房门走去。

一进门，恰好碰到婆婆，又向婆婆问着：“妈妈，你好。”婆婆白了她一眼，照样没有吭声。

阿衣木罕回到自己的卧房。她的丈夫奴尔丁正躺在炕上蒙头大睡。阿衣木罕轻轻叹息一声，在灶边蹲下来，拾掇着凌乱的家具。

外面传来托乎地的喊声：“奴尔丁！奴尔丁！太阳几膀子高了！还不起来！”

阿衣木罕见丈夫没有回应，轻轻走到丈夫身边推了推他，唤着：“快起来，爸爸喊哪。”

奴尔丁睡眼惺忪地醒来，见是阿衣木罕，不由得厌恶地骂了一句：“去你的！”又翻身睡去。

又传来托乎地的喊声：“奴尔丁！你聋了！懒虫！”
“爸爸，起来了。”阿衣木罕替丈夫遮掩着，随后又推了推丈夫，小声说：“快起来吧！爸爸生气了！”

奴尔丁慢腾腾地坐起来，胡乱披了件衣服，像醉汉

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出臥房。阿衣木罕望着丈夫的背影，不由得微微摇头，叹息着。

托乎地的臥房。托乎地正点着一大迭人民币，随后把点好的一部分递给奴尔丁。奴尔丁接过钱，又点了点，说：“爸爸，还是多带点吧，干这种事总是离不开朋友，交朋友又总是离不开钱，再说万一碰到便宜买卖……”

“别给我拐弯抹角的！你当我不知道你在外边胡花乱逛吗？不能再多了！”托乎地梗着脖子打断儿子的话，好像一只发怒的大公鸡。

这时，托乎地的大儿媳麦来木罕鬼鬼祟祟地跑进屋，小声说：“爸爸！尼莎罕朝咱们家来了！”

托乎地听了有些着慌，说：“这个倒霉的女人！她又来干什么？”说着，看奴尔丁一眼，又说：“还不把钱收起来！”

外面传来尼莎罕的声音：“阿衣木罕在家吗？”

“还不快出去照应一下！”托乎地向大儿媳说。

麦来木罕急忙跑出屋去。

院子里。麦来木罕正向社的副主任尼莎罕说着：“是你啊！尼莎罕副主任！你……”

“来找阿衣木罕，在家吗？”

“在。”阿衣木罕应声走出，问着：“什么事？”尼莎罕

姐。”

“园子里的活儿都分給咱們妇女队了，我想先跟你商量商量，先把园子和人工分配好，免得到时候乱吵吵耽誤時間。走吧。”尼莎罕說着拉了阿衣木罕就走。

阿衣木罕有些躊躇，低声說：“等等，让我跟媽媽說一声。”

这时，阿衣木罕的婆婆尼牙孜罕正好走出門，冷嘲热諷地說：“跟我說什么，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媽媽？”

尼莎罕听了有些不高兴，說：“大嫂，你这是难为儿媳妇还是給我难看呀？阿衣木罕往外跑也不是为了別的，是为了咱們社，你們不也是社員嗎？社搞好了，不是大家都跟着好嗎？”

“哼！社？社也不能把婆婆变成儿媳妇！太阳都几膀子高了，可我們一家老小还没喝上一口热茶呢！”尼牙孜罕滿不让人地說。

“媽媽，快叫人家去吧，公家的事要紧啊，家里的事有我呢。”麦来木罕討好地、同时也是冷嘲热諷地說。

尼莎罕非常气愤，正要爭辯些什么，阿衣木罕急忙打断她說：“尼莎罕姐，你先去吧，我做完飯就来。啊？”

“那怎么行啊！人都快上工了，到时候分派不开，又得……”

尼莎罕还没說完，托乎地走出屋来，有些煩躁地向尼牙孜罕責备道：“你吵吵什么！难道給你烧一壺热茶还比社的事要紧？”接着又用和緩的、好像很真摯的声調向

尼莎罕和阿衣木罕說：“你們去吧，不要听她的。”

阿衣木罕仍有些躊躇，尼莎罕又挽起她的胳膊催促着，她也只得跟尼莎罕去了。

尼牙孜罕和麦来木罕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托乎地，就仿佛望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似的。

“看什么？索性叫她們走开倒好些，免得碍手碍脚的。”托乎地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真意。

“話都由你說，碍了你什么事？”尼牙孜罕不滿地咕嚕着。

“你呀！葫芦脑袋！”托乎地不屑回答地呵斥着妻子。

这时，奴尔丁走出房門，向托乎地說：“爸爸，我走了。”

“到哪去？孩子。”尼牙孜罕問着。

“你少管这些事！”托乎地又呵斥着妻子。

巴拉提来到撈坎井的地方。

这儿已是荒涼的戈壁，一个个井洞的封口在戈壁上排成长长的行列，儼然像一条条的串珠从戈壁伸向綠洲的村落和田野。

在一連架了七八个轆架的井边，三三五五的人群正忙碌地做着下井的准备。

巴拉提跳下馬，向人們打招呼。随后走到一个老年人跟前說道：“哈斯木坎匠，你看，我又給你带来了三匹馬。”